

经络学说的建构与古代神秘数字^{*}

★ 邢玉瑞 (陕西中医学院 712083)

摘要: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对神秘数字的信念,是经络学说建构的重要思想基础,“天六地五”与十一脉、十二月与十二经脉、二十八宿与二十八脉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由此使经络学说具有明显的文化哲学的印记,并影响着现代对经络实质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经络学说;神秘数字;天人合一;信念

中图分类号:R 224.1 **文献标识码:**A

信念是一种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是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给予肯定的接受。科学研究过程的每一阶段,不论是观察有意义的事实,根据事实提出假说,还是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都离不开信念;而科学假说本身就是科学家世界观的形而上学信念的具体化和实证化展开;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就是科学家世界观信念假说的理论展开,就是让具有更多信念成分的科学假说提升为具有更多确信成分的科学理论或科学定律的过程。综观人类认识思想史的发展,人类认识虽然在确信和怀疑的交替中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作为具体认识的开始,只是怀疑而没有肯定性的论断,认识是不能开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肯定的信念为出发点或前提,作为认识的一个支点,虽然这种信念可能是甚至必然是不明确的。

经络学说的建构同样以信念为认识的支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对神秘数字的信念,是经络学说建构的重要思想基础。

1 “天六地五”与十一脉

在战国秦汉之际,经脉学说大致经过了十一脉学说、十二经脉学说、奇经八脉学说和二十八脉学说的演变。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及张家山简书《脉书》所记载的经脉数都为十一条,《黄帝内经》中也有些篇章所述经脉为十一脉,即五条阴脉和六条阳脉,缺少十二经脉中的手厥阴经。这种阳六、阴五的十一脉学说的建构,廖育群认为它不是一种经脉学说尚未完善的结果,而是按照“天六地五”这种阴奇阳偶的数术观念决定的。^[1]廖氏的观点揭示了十一脉学说的建构与“天六地五”这一神秘数字的关系。

“天六地五”,是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一对神秘数字,《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41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派医和去给晋侯诊病,医和分析其病因时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国语·周语下》则概括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汉书·律历志》进一步论述说:“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也。”“天六地五”的神秘数字,可

能从天干地支而来,与当时的历法内容有关。天干有十,地支有十二。早在殷商时期已用于纪日,后又用于纪月、纪年,干支相配六十为一循环周期,其中天干只能循环六次,地支只能循环五次,而形成“天六地五”之数。这种神秘的数字观念,作为一种信念影响着医家对经脉学说的第一次整合,对他们而言,人化天数而成,其核心构造万不可不符天数,人体的经脉也应该是五条阴脉和六条阳脉。因此,他们以太少阴阳四条经脉为基础,加入阳明脉和厥阴脉,形成了一个五阴六阳的经脉体系。

“天六地五”的数字信念,不仅影响了经脉学说的建构,在中医理论的其他方面也有所反映。如五脏六腑概念的产生,《难经·三十八难》曾明确提出“脏唯有五,腑独有六者,何也”的问题,其答案曰:“所以府有六者,谓三焦也。”此解释并未真正说明腑何以为六,脏何以为五的问题,而且与《难经·三十九难》所提“经言腑有五,脏有六者”的问题自相矛盾。《难经集注》的解释可谓一语道破真谛:“其言五脏六腑者,谓五脏应地之五行,其六腑应天之六气,其天之六气,谓三焦为相火,属手少阳,故言腑独有六也。”《素问·五脏别论》则将五脏六腑的生理特性与天地属性相类比,六腑象天,泻而不藏;五脏象地,藏而不泻。《白虎通·五行》也说:“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灵枢·经别》则指出:“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又如经脉本输的数目,阴经各有井、荣、输、经、合五穴,而阳经于五输之外,另置一“原”穴凑成六穴。诚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运气学说中也反映了“天六地五”的思想,《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

2 十二月与十二经脉

十二经脉学说是继十一脉学说之后经脉学说的第二次整合,《灵枢·经脉》篇为其代表作。经脉之数定为十二,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以三阴三阳模式建构经脉学说,形成经脉“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灵枢·营卫生会》)的循环理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因于古人对“十二”的数字信念和“天人合

* 陕西省科技厅资助课题(No. 2004C258)

一”的哲学观念。

《左传·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天之大数”的神圣性质，反映了十二与古代天象的密切联系，张政烺认为“十二是天之大数首先是从十二月来的”^[2]。《周礼·春官·宗伯》曰：“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岁、月、辰虽为三种东西，运行方法也不一样，但同为十二之数，则使十二为天之数的观念更加确立。《礼记·礼运》说：“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这里，月、管、食、衣，皆以十二为纪，把十二之数提到理论的高度，已经视作自然规律，因而也成为中国古代许多文化现象、文化模式的规范和依据。如历法有十二支，占卜有十二神，明堂分十二室，京城有十二门，冕服纹饰分十二章纹，音乐分十二律，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以“十二纪”记十二月，司马迁《史记》仿《吕氏春秋》“十二纪”而作“十二本纪”，为示神圣庄严，内容不足则杂凑，过多则采取压抑的办法，以多报少。

按照“天人合一”的逻辑，人秉天而行，天为人立法，因此《淮南子·天文训》说：“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素问·阴阳别论》则指出：“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灵枢·五乱》也说：“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素问·脉解》篇也以汉代盛行的十二辟卦来解释经脉病症的机理。由此可见，十二经脉学说的建构，明显受到了古人数字信念的影响，经脉之数不足十二则凑足，超出十二时则去除而另立一类。如《内经》对于督脉、任脉、冲脉这类位于前后正中线的脉已有较完整、具体的记载，而且对跷脉左右对称分布、循行部位及候病均有明确论述，与经脉的性质完全相符，由于受十二这一“天之大数”的限制，而只能另立“奇经八脉”以统之。

3 二十八宿与二十八脉

《内经》为了论述营卫之气在人体的昼夜运行次数，《灵枢·五十营》引入了人体经脉的长度为16丈2尺、一息气行0.6尺、昼夜呼吸次数为13 500息等数据，以推论营卫之气一昼夜在人体运行50周次。在这里，为了计算人体经脉的长度，《内经》则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从天有二十八宿，推论出人有二十八脉，如《灵枢·五十营》说：“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是把黄道和赤道附近的两个带状区域内的星象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又名二十八舍，意谓日、月、五星在天球面上的二十八个住宿地点，作为判断日、月、五星运行位置的标准。二十八宿又与四宫、四象、四季相互配属，具体是：东宫苍龙主春，辖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北宫玄武主冬，辖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西宫白虎主秋，辖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南宫朱雀主夏，辖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二十八宿的起源及形成时限，说法不一。冯时通过计算，认为自公元前3 500年至前3 000年间，赤道星座的位置与赤道符合得最为理想，因此这个时间可以考虑为二十八宿体系建立的理想年代^[3]。二十八宿作为判断日、月、五星运行位置的天象依据，势必也成为古人的一种信念，而影响到经络学说的建构。《灵枢·脉度》论经脉的长度，在手足三阴三阳二十四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督脉、任脉和跷脉，由于跷脉有阴跷、阳跷之分，均为左右对称循行，全部加入则为三十条经脉，超过了“二十八”之数，因此产生了“跷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的问题，“岐伯答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经，其不当数者为络也”。同一条跷脉，在男子为经脉，在女子为络脉，反之亦然。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凑足二十八脉之数，以应天道二十八宿。

综上所述，经络学说的建构无疑深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和神秘数字信念的影响，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文化哲学的印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属于世界观的形而上学假说，神秘数字类似于经验假说。假说作为对问题的一种试探性和推测性的断言，都有信念的成分。而信念之所以叫“信念”，就在于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时的心理态度：充分地相信它而又不能有充分的智力的理性逻辑来保证这一主张的真实性，即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给予肯定地接受。由此所形成的经络学说，自然具有其不确定性，不能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知识。因此，在对经络实质进行实验研究时，首先必须通过发生学的研究，充分揭示其文化哲学与客观实践知识的不同构成，否则任何实证研究都将会陷于困境或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 [1]廖育群. 岐黄医道[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187
- [2]张政烺. “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J]. 见国学今论[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85
- [3]冯时. 中国天文考古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65

(收稿日期: 2005-11-1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ridian Theory and the Ancient Mysterious Numbers

Xing Yu-rui (Shanxi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meridian and collateral theory derive from a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idea about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from the beliefs in certain mysterious numbers. “Five factors of Tian” and “six elements of Di” has some relationship with eleven collaterals and twelve-month in a year is related to twelve meridians, twenty eight xiu to the twenty eight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all of which, in turn, exert an influence upon the positive research into meridians and collaterals by modern scientific means.

Key words: The meridian and collateral theory, mysterious numbers,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belief.